

人字的幽灵



序幕

一九四五年三月

黑沉沉的北海海面上，一艘硕大的潜艇突然从水中跃出。潜艇出水时搅起的狂涛，猛烈地撞击着艇身，溅起高高的浪花。它劈开巨浪，悄悄地向一个小岛驶近。锋利的船头将海水犁出两道深深的波涌，向后伸延，扩展，宛如张开的巨臂，迎接着天边隐隐现出的一抹黎明的曙光。

小岛名叫夏赫恩岛，位于赫耳果兰海湾，靠近离德国本土只有几英里的易北河口。这是一个不曾被盟军的情报机关发现的秘密加料站。为了安全起见，甚至对德军的高级指挥部也是保密的。被称为“海上死神”的纳粹潜艇在这里

出，悄悄地升出水面，又悄悄地隐入一片汪洋之中。它们有的回来养精蓄锐，有的是前去再露锋芒的。

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黎明，靠码头的潜艇却不属于上面的任何一种。对它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它的任务是引起另外一场战争。

在潜艇的圆形围栏旁，站着两个人。一个身着海军军官制服。另一个个子很高，穿一件民用黑大衣。他把衣领翻过来，以遮挡那寒冷的北海风。但又象是为了显示对严寒的轻蔑，他没戴帽子。他俩默默地盯着慢慢向船舱走去的人流。每个进舱的人都被严格查对了姓名，尽管他们还需要被人牵进或抱进舱内。

只有少数是例外，是自己走进去的。他们是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十二岁或十三岁。

其余的都是小孩。婴儿被表情冷漠的保姆抱上船，然后交给船上的医生。学龄前儿童和那些小学一年级学生，一手拿着旅行袋，一手拉着自己的伙伴。他们天真地打量着这个他们将住上几周的新家，这个黑色的怪物。

“无法相信，”那军官说。“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穿大衣的高个子回答，语气严厉而坚定。“到处都有情报传来，从海港和山区，从帝国仅存的几个机场。他们被成千上万地送出去，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有人在等待他们，各个角落都有人在等待。”

“真是非凡的创举！”这个军官说着，敬畏地摇着头。

“这只是整个战略的一部分。它的全部才叫人惊叹呢。”

“您能在这里，真荣幸。”

“我希望待在这里。这是最后一船了。”那高个子死盯着船舱。“第三帝国正在灭亡，这些人是它的再生。他们是第四帝国。

有被平庸与腐化所征服，这些骄傲的太阳之子，他们将遍及世界。”

“这些孩子……”

“这些倒霉的孩子，”那高个子打断了他的话。“是那些该死的人的后代，有千千万万之多。但他们决不会象他们的前辈。他们将遍及全球。”

1

七十年代的某个一月份。

“请注意了，七点开往苏黎世的列车停在十二道。”

一个高个子美国人，穿着一件深蓝色雨衣。眼睛向上看了一下日内瓦车站的圆顶，似乎想找到这个声音的发出点。他那瘦削的脸上露出一副嘲弄的神气。播音员用的是法语。这种语言，他只能讲上几句，懂得也很少。不过他还是能听懂“苏黎世”这几个字。这是他等待的信号。他把掉到额头前面的浅棕色头发向旁边一抹，朝车站北面走去。

人声鼎沸，从各个方向来的人都向这

个美国人涌过来，他们乱哄哄地挤到门口，匆匆地去开始新的旅程。似乎没有人注意这个单调的、还在空中回旋的播音。日内瓦车站的旅游者们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现在是周末，山上又下了一场新雪，外面的空气清新而凛冽。有许多地方要去，许多计划要实现，许多人要拜访。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生命，每个人都急着赶路。

这个美国人也不例外，他也有计划要完成，有个人要会面。他在播音前就知道去苏黎世的火车七点钟开。按照计划，他应到站台上，从后面倒数到第七节车厢，进第一个门。然后再往前走五节车厢，在第五个门上敲两下。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日内瓦银行的一位董事就会接待他。这就是十二周来所作的一切准备的最终目的。这些准备包括为了掩盖此行的真正目的地而打来的匿名电报和一些洲际电话。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他不知道这个董事会会对他讲些什么，但他想他知道为什么这种小心是必要的。这个美国人叫诺埃尔·霍尔克罗夫特，但这不是他出生时的姓名，他于一九三九年夏天生于柏林，在医院登记表上的名字是克劳逊，他父亲海因里希·克劳逊是一个第三帝国的卓越战略家，是鲁道夫·希特勒赖以存在的聚财能手，一个杰出的经济魔术师。

海因里希·克劳逊得到了这个国家的爱，但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奥尔森·克劳逊是一个美国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有头脑并有自己的道德准则的女人，她很早就洞察到民族社会主义者根本就无视这些道德准则，他们不过是一伙在一个疯子的领导下，在一些只顾追逐利润的银行家的支持下的偏执狂。

她在八月的一个温暖的下午向她丈夫发出最后通牒：退出来，立即与那些偏执狂和疯子断绝关系。叫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个纳粹分子听后竟一笑置之，将这些话当成了一个年轻母亲产后的感情冲动。

那天晚上，这个年轻的母亲整好行装，带上刚刚出生的孩子，给伦敦打了个电话，迈出了回纽约的第一步。一周后，闪电战袭击波兰，这个千年帝国独自踏上了它新的历程，一个从第一声枪响开始只存在了一千五百天的帝国的历程。

霍尔克罗夫特走出大门，顺着梯子走上站台。四、五、六、七……第七节车厢左边的门窗下画着一个蓝色小圈。它标志着这是一节比一等车厢更高级的、专为秘密会议安排的包厢。在这里秘密有绝对保证；只要车一开，车厢两端都有铁路警察把守。

霍尔克罗夫特走了进去，转向左边走廊，来到第五个门，他敲了两下。

“霍尔克罗夫特先生吗？”门后传来坚定而平静的声音。尽管这是作为一个问题而提出来的，但语气中丝毫听不出提问的意味。

“曼弗雷迪先生吗？”诺埃尔回问。他突然觉察到门上的观察洞里有双眼睛正打量着他。他一阵不自在，随即又觉得有些滑稽。他暗自笑了一下，心里猜想：曼弗雷迪会不会象三十年代英国电影中的那个阴险的康拉德·维特。

锁响了两下，接着就是开栓子的声音。门猝然打开，他想象中的康拉德的形象消失了。曼弗雷迪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已经完全秃顶，圆圆的脸透出和善和亲切。但金边眼镜下的那双淡蓝色的大眼睛却十分冷漠。

“进来吧，霍尔克罗夫特先生。”曼弗雷迪笑着说，随后表情一变，笑容不见了。“对不起，我应用Mister（英语：先生）而不是用Herr（德语：先生）来称呼您，请原谅。”

“不必了。”诺埃尔回答，走进这个豪华的车厢。里面摆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但眼下没有床。墙壁是木头的，黑红色天鹅绒窗帘将车窗遮得严严实实，外面的声音一点也听不见。桌上有一盏小灯。

“我们只能在一起谈二十五分钟。”这个银行家说。“时间限得

很死，但不必紧张——时间到了会提前通知你的，车要等你下车后才开。你不必到苏黎世去了。”

“那里我从未去过。”

“我想原来的计划可能有某些变动。”银行家说着，用手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叫他坐下。

“我可不希望这样。”诺埃尔坐下，把雨衣扣子解开，但没有脱下来。

“对不起，那只是我的猜测。”曼弗雷迪自己坐下，背靠在椅子里。“我再次道歉，把你的身分证、护照都给我，还有你的国际行车证和你随身带的所有关于身高、接种之类的文件，都给我。”

霍尔克罗夫特一阵反感。不是由于这样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他讨厌这家伙那种以保护人自居的态度。

“这有必要吗？你知道我是谁。否则，你不会开门。我的照片和档案材料，你手中掌握的可能比国务院还多。”

“就让我这老头一回吧，先生。”他说着，自嘲地耸了一下肩。“会向你解释清楚的。”

诺埃尔很不情愿地把装有护照和身体检查表以及两封证明他是一个建筑家的信的皮包给了他。“都在里面，你自己找吧。”

好象也并不十分乐意似的，这个银行家打开皮包。“似乎是我在多事，但我想……”

“这是你的事。”霍尔克罗夫特插了一句。“我没有要求这次会面。坦白地说，这时间对我很不方便，我得尽快回纽约去。”

“对，对，这我懂，”这个瑞士人一边细心察看文件，一边轻声地说。“请问你在美国以外所干的第一个建筑工程在什么地方？”

诺埃尔强压住火气。这么远跑来，拒绝回答是不合算的。“墨西哥，”他答道。“阿尔瓦内兹饭店系列工程，在波尔多尼北部。”

“第二个呢？”

“哥斯达黎加。为政府干的。一九七三年在那里建了一座邮

电大楼。”

“你们公司去年在纽约的总收入是多少?”

“这与你无关。”

“我告诉你，这些我们都知道。”

霍尔克罗夫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十七万三千美元。”

“考虑到办公室租金、工资、设备和其它开销，这不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是吗?”曼弗雷迪问道，但眼睛仍盯在那些纸上。

“这是我自己的公司，加上人员也不很多。我没有合作者，没有妻子，没有债务。如果不是这样，那确实有些糟糕。”

“你还可以干得更好一些，”银行家说着，看了霍尔克罗夫特一眼。“特别是对你这样一位有才能的人来说。”

“确实如此。”

“对，我也这样认为。”这个瑞士人把那些文件重新放进包里，递给诺埃尔。他身体向前倾过来：“你知道你父亲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自己的父亲。正式的叫法是理查德·霍尔克罗夫特，纽约人，我母亲的丈夫，他还活着。”

“退休了。”曼弗雷迪接过话头。“一个银行家，但不同于瑞士的银行家。”

“他过去受人尊敬，现在也如此。”

“由于他的钱还是由于他在事业上的才干?”

“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我爱他，如果您有不同看法，那只是您自己的看法。”

“你很忠诚。这是我所羡慕的。当你母亲，这个不可思议的女人，偶尔失望时，霍尔克罗夫特出现了，他被您母亲深深打动了。不过我刚才问的是你的生父。”

“我知道。”

“三十年前，海因里希·克劳逊为了一些具体计划，来往于柏林、苏黎世、日内瓦之间，当然是秘密地。这个期间，有一份

文件被准备好了。他要求我们作中间人，但不得干预具体计划。这份文件附有克劳逊一九四五年四月写的一封信，是写给您的，他的儿子的。”他拿起桌上那厚厚的马尼拉纸信封。

“等一下，”诺埃尔说。“这些具体计划是否与钱有关？”

“对。”

“我不感兴趣。捐给慈善事业吧。对他来说，理应如此。”

“当你听到这笔钱的确切数目时，你就不会这样想了。”

“多少？”

“七亿八千万美元。”

2

霍尔克罗夫特怀疑地盯着银行家，头脑里觉得一阵发晕。外面那庞大车站的一片噪音，仅能穿过车厢的墙壁。

“请不要发挥想象了，”曼弗雷迪说，把信放到一边。“这里有些条件，但并不严酷得令人着恼，至少据我所知是这样。”

“条件？……”霍尔克罗夫特的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几乎听不见。“什么条件？”

“这上面说得很清楚。这一大笔钱也是为了世界各地许多人的利益。当然，对你个人也有许多好处。”

“你说条件并不严酷得令人着恼又是什么意思？据你……”

镜片下的那双眼睛闭了一下，作出难为情的样子。他手伸进桌子角上的棕色皮包里，拿出一封很薄很长底面有一种怪标志的信封。这标志是四个圆圈，就象是四个黑印章盖在封口处一样。

曼弗雷迪把信封在灯下从桌子那边递过来，那黑圈不是印章而是封的蜡，它们都原封未动。

“根据三十年前的吩咐，这封信——不象你父亲的那封——不由银行董事打开，这与我们的文件是分开的。据我们所知，你父亲不知道这事，他自己信中会证实我的话的。这是由送急件的人在送完你父亲的信后几小时后交给我的，这也就是我们同柏林的最后交易。”

“这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据说是由几个知道你父亲活动的人写的。那些人对他的事业很感兴趣。他们认为你父亲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德国烈士。我们被指派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你。你应在看你父亲的信前先看看它。”曼弗雷迪把信封翻了过来。正面写着一些呆板的德文。“你在下面签个字吧，证明你是按条件收到信的。”

诺埃尔把信接过来，看了一下他根本不懂的几个德文字：“信原封未动。不成功便成龙。”

“是什么意思？”

“你查看了封蜡发现没问题吧？”

“那我怎么知道？”

“年轻人，你现在是跟日内瓦银行的董事谈话。”这个瑞士人的声音不是很高，但可以感觉到他在反驳。

“就这样照我说的办，别的什么你就别管。”

不行。霍尔克罗夫特考虑了一下，这个银行家的要求使他担心。“如果我签字，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信？”

曼弗雷迪沉默了片刻，好象是在考虑回答还是不回答。他把眼镜取下来，从前胸口袋里取出一条小丝绸手绢，把镜片擦了一

下，最后他回答：“这个秘密，我有权……”

“那末我的签字，我也有权，和你一样。”霍尔罗夫特插了一句。

“让我们了结这件事吧！”银行家有点生气了，把眼镜戴上。

“我是想说这秘密我有权告诉你，这封信再也没有用了。如果不是在这么多年后，这封信会送往葡萄牙的一个邮筒，在里斯本南部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这封信再也没有用了呢？”

曼弗雷迪伸出他的手掌。“这个邮筒已不复存在了，这封信会落到死信部，然后还给我们。”

“你能肯定吗？”

“我相信会这样。”

诺埃尔伸手去掏笔，把信封翻过来再看了一下封蜡，它们没有经过压，但这又有什么呢？他把信放在面前，签上了名字。

曼弗雷迪握着他的手。“你懂了，那封信中所说的与我们日内瓦银行为此事所作的一系列安排无关，我们不会查问，我们也不知道其内容。”

“你好象担心。我想你说过这没什么问题，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盲信狂常叫我担心，霍尔克罗夫特先生，这是由于经历多了养成的习惯，一个银行家的谨慎。”

信纸表明时间已经很久了，白色的部分已变成了淡黄色。信是用英文写的，墨水褪色了，但还可以辨认。霍尔克罗夫特向信纸的后面看了一下，找签名，但没有，他开始阅读。

信里面的声音来自三十年前，遥远而陌生。这声音将他带入一所古老而阴森的房间，他仿佛看到一位神经有些错乱的人，坐在桌子前，在研究那墙上预告未来的阴影，在研究一个未形成的生命。

从这个时候起，海因里希·克劳逊的儿子应该接受考验。有些人可能知道日内瓦的秘密，有些人可能会阻止他，有些人的一生中唯一目的是杀死他，这样就会毁灭他父亲这个巨人的梦。

他的梦不能破灭，因为我们被出卖了——所有的——这个世界应该知道我们的真实面目，不是那些叛徒表现出来的，因为那只是出卖者的形象。不是我们，特别不是海因里希·克劳逊。

我们是狼穴的幸存者，我们要洗刷我们的名字，要恢复那被偷去的荣誉。

因此，那些狼穴的人应保护这个儿子，只要他为追寻他父亲的梦，把荣誉还给我们。但是如果这个儿子放弃了追寻，背叛其父，不给我们荣誉，他必死无疑。他将痛苦地看到他的好友、家庭、儿子、爱人受折磨，我们一个也不会放过。

谁也不应该进行阻止。把荣誉还给我们。这是我们的权力，我们的要求。

诺埃尔把椅子向后一推，站了起来。“这是什么鬼东西？”

“我也不知道。”曼弗雷迪静静地回答，尽管他声音平静，但他那大而冷淡的眼睛却显出惊诧。“我告诉过你，我们也没有被告知……”

“好，现在知道了！”霍尔克罗夫特叫道。“读吧！这些丑角是谁？十足的精神病。”

银行家开始读，他不抬头轻轻地回答：“这是精神病的第一批兄弟，那些失望的人。”

“‘狼穴’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一个司令部的名字，在那里发生

了一件暗杀他的事件，是将军们搞的一次阴谋。冯·施道芬堡、克鲁格、霍普纳他们都卷入进去了，都被枪决了，隆美尔自杀了。”

霍尔克罗夫特盯着曼弗雷迪手中的信纸：“你是说这信是由三十年前类似这样的人写的吗？”

银行家点了一下头，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是的，但这话不象是他们说的，这除了恐怖外，什么也不是。这不理智，而那些人是理智的。但另外一方面，这时代也不理智。体面人，勇敢的人都不理智了，他们的生活我们无法了解。”

“体面的人？”霍尔克罗夫特不相信地反问。

“你知道狼穴阴谋的一部分是什么吗？一次血的洗礼，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其中大多数人听都没有听说过狼穴，这是另一个最后的解决方法，一个安定整个德国异端分子的借口。那开始是一个除掉这个世界狂人的行动，最后由于它自己而以灾难结束。那些狼穴的幸存者看到了这一切。”

“那些幸存者，”霍尔克罗夫特回答。“在很长一段时间跟随着这个疯子。”

“你应该懂得，你会懂的。这些人失望了，上了当，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灾难。他们所帮助创造的世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他们不曾梦到过的恐怖出现了，而他们又不能避开这个责任。他们惊诧地看到这一切，但又无法否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这些好心的纳粹分子，”诺埃尔说。“我听说过这类人。”

“你还得回到历史上去，回到经济萧条上去，回到凡尔赛和约，布尔什维克的入侵——回到许多其他方面去，才能懂得。”

“我对我所读到的懂了，”霍尔克罗夫特说。“你这可怜虫竟以为冲锋队不会毫不犹豫地杀害那些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人，这些人一个也无法幸免……这完全是有意计划的蓄意暗杀。请别跟我谈什

么好心的杀人犯这种事了。”

“你至少应该理解，这些辩白是出于那些行将就木的失望者之口，而现在则毫无意义了。这也许是他们表达痛苦的一种方式，想以此去寻求赎罪。他们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就让他们安息吧。请继续读你父亲的信……”

“他不是我父亲！”诺埃尔打断他。

“那就读海因里希·克劳逊的信吧。事情会搞清楚的。我们有一些问题要讨论，还有的是时间。”

一个身穿棕色大衣戴黑帽的人，站在第七车厢对面的柱子前。乍一看去，除了那眉毛外，找不到什么特别的地方，眉毛很浓，黑色和灰色相掺成拱状，使那张脸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那是第一眼，然而如果你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人是个直率而刚健的人。除了那口袋在寒风中动了几下外，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第七车厢。他在想，这个美国人一会儿会从那条路过来，他将变成一个与过去大不一样的人。在这过去的几分钟里，他的生命过得很快，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经历这样的速度。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他要走的路，我们这个世界里的人还无法想象，所以观察他的第一步事关重大，不仅事关重大，简直有致命的危险。

“注意了，七点钟开往……”

喇叭里传来了最后一次播音。与此同时，从洛桑开来的一列火车就停靠在它旁边的轨道上。这个站在柱子边的人想，几分钟后站台上将挤满涌到日内瓦度周末的旅游者了。

从洛桑来的车停了下来，旅客都下车了，站台上人山人海。

一个高个子美国人突然出现在第七车厢的门过道上，一个搬运工拦了他的路，在一般情况下，一定会引起一场争吵，但这对霍尔克罗夫特来说不是一般情况，他没有表示讨厌。他脸色沉着，

没作任何反应。他眼睛看着这一片混乱，全不关心，带着一副与此无关的神气，但心里还是焦急的。这一点可以从他那拿着信封放在胸前的手看出。他的手向外弯曲，手指紧握信封，几乎成了一个拳头。

这是由于他惊愕的原因，这封他出生前就准备好了的信，这是他们等待着的奇迹，他们为此而生活——那个站在柱子旁边的人和那些在他前面死去的人。等了三十多年，现在终于露面了。

旅程开始了。

霍尔克罗夫特随着人流走上梯子朝大门走去。尽管人在他身上撞来撞去，他全不介意，他眼睛漠然地看着前方。

突然站在柱子边的人警觉起来，多年的训练使他善于寻找意外了，一种正常情况下的极细小的漏洞，现在被他发现了。两个人，表情与周围的人很不一样，无快感，无好奇，无希望，只有敌意。他们在人群中穿插。一个在另一个前面不远的地方。他们的眼睛盯着这个美国人。他们在跟踪他！前面的人，右手放在口袋里，后面的人左手放在胸前，那未扣上的大衣底下，那藏着的手里有武器！站在柱子边的人知道是这样。

他一下钻进了人群，一刻也不能耽误了，那两个人正向霍尔克罗夫特接近，他们在寻找信，这是最可能的解释。如果是这样的话，证明这个秘密泄露出去了，信封里的文件是无价之宝。除此之外，这个美国人的生命事关重大。那两个人可能为了那封信随便就把他杀了，就象在一根金条上打死一只讨厌的小虫一样。他们不知道，没有海因里希·克劳逊的儿子奇迹就不会发生。

他们离他只有几米远了，这个黑白眉毛的人象头野兽一样拼命向前冲，他碰在人身上和行李上，挡在他路上的东西见了就扔，当他离那手放在大衣底下的人只有几步远时，他把手伸进口袋，拿着枪，对着那进攻者高叫着：

“找克劳逊的儿子去！”